

元年建築；十年景觀；百年風景

文／郭中端

Landscape Architecture定位迷思

台灣談Landscape Architecture景觀建築認知上依然是模糊曖昧，雖然很多從國外回來的專業者都擁有景觀建築師的證照（例如美國），但在台灣談景觀建築仍常被納入建築師的範疇，雖然在實際執行作為上有一點刻意與不刻意地把建築與景觀給切開。個人認為，不管是建築、土木或水利，就如同西方醫學的各種科別，而景觀則是歐洲自然醫學或東方中醫學，因為曖昧模糊可以涵蓋環境上的許多因子，如同我們循著節氣務農，而非依據溫度種田。從此觀點來說，景觀實該與其他學門分開看待。

日本最初的景觀相關課程是開在土木系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西元1960年代國土重建以土木的角度規畫，雖然安全但美感成最大問題。其中有整座山穿腸剖肚的切開，水泥灌下成灰色的山壁，又有人提議再將其塗成綠色，遠遠看青翠的山中如一片片綠色的膏藥。有鑑於此現象，此後在土木系才有景觀課程的出現。日本雖然早就有造園學部，西元1905年三好學教授寫了一本景觀植物學，西元1937年辻村太郎教授即寫了景觀地理學，但許多景觀議題還是架構在土木或農林專業之下。如東京大學最早開始將景觀從工學院土木領域、農學院造園領域轉換成為地域環境學科與生態環境整合，部分則與都市工學與都市設計結合，其他農學部改為生物環境學科等，是一十分具代表性的轉變。

當時提到景觀，生態與環境是農學院、基礎系統是土木，講造型的便是建築，談區域規劃又是都市。這就像前面提到西方醫學的分科，雖說如此，可環境是全面性的空間，並無法切割各個專業領域的相關性。所以設計學院內的教學與訓練，我一直認為大學一到三年級以共同課程方式上基本設計，先鞏固對環境生態科學的基礎，為容許並誘導個別特質的人有發揮的空間，四年級



郭中端
中冶環境造形顧問有限公司代表



中都濕地施工前



中都濕地施工中

後再分組選擇都市設計、景觀、建築和室內設計。大學的教育應是讓他們曉得有環境這回事，將來要走哪這條路，是自己的特質和興趣、也是後來的際遇決定，無論是走設計還是技術專業，應該分開談較好。

設計一詞，設是由「言」與「爻」組成，計是「言」與「十」組成，例如作設計時我問業主這樣好不好，一定要溝通後用圖尺繪出，再與業主說明想法：這樣最好，是我為你的需求所設計。設計接近空間哲學，設計是有對象而非純藝術，純藝術則更接近哲學。如同這個社會，所有人都走向藝術是不需要的，但是技術人才的養成是要花時間的，適合設計的人才需要舞台，社會的需求須要技術執行，不求人人鑽研設計，反而犧牲了技術人才的長處。

現在，景觀界的年輕一代流動很快，例如每到暑假時期就有五分之一或更多的人在流動。升學再唸研究所的人，多數選擇建築專業；繼續留在景觀界工作的人很少，多數選擇土木、水利技術顧問公司。每年景觀系畢業人才留不到10%，導致景觀工程由景觀專業主導的大約只有10%，其他80%-90%仍是土木、建築、水利與水保承包。從這方面來說，有人認為與有無訂定景觀法，延伸出缺乏職業保障的現象有關。但我認為這與景觀技術的定義有關，例如歐洲的系統，規劃須以宏觀的角度操作跨國界，涉及生態環境、土木、水利等大尺度的區域規劃時必定是景觀來領導操縱。從這觀點來看，我們理應盡快成立國土法和景觀法，則景觀師的工作自然會釋出。

Landscape Architecture態度與向度

日本有位大師，提出景觀十年，風景百年的說法。從完工十年後，來檢視景觀相關的元素是否成為環境的一部分。相對於建築是完



中都濕地施工後

工後趕緊拍照，就是最完整的建築作品，景觀作品則完全不同，經過十年才稱得上「景」，還要有人在裡面、有人「觀」，條件具足才能拍攝。風景則是景觀融入環境之中，那需要百年的時間，但是融入風土則是千年以上的事。要成為社會、地理與人文的一部分，台灣設計還年輕，無法成為風景，稱作風景的主角是原本這些大山大海，但我們卻拼命地剝削它。故此，台灣可以稱為景觀的也不多。

現在我們在做景觀工程有一點偏向環境修復，我認為景觀修復的工作勝於創造，創造是大自然的工作，我們只是修補環境受傷的地方。就如高雄中都的案例，本來就是溼地，但是被人為

破壞、被倒垃圾，最後還是得把垃圾處理，讓植物回來。以我的作法，考察最原本的地理，原來是屬於什麼樣的環境，想辦法回復原本的樣子。以生態工法的角度，其實我們可以做的只有一半，由大自然接手另一半。景觀界該做的是盡可能把環境修復好，使之呈現原本該有的狀態，也就是最健康的樣子。我認為這種概念，不論蓋房子或搭橋時，應該考慮到的環境思維。

Landscape Architecture學與用之間

學用落差在事實上是一個不完全恰當的期待，人為所造成的落差。很多事情必經由先犯錯，承擔錯誤，而後修正錯誤。學校無法教到百

分之百，至多讓與業界接軌之間的差距短一點，這部分是從實習的制度去彌補。就如醫院的實習醫生一樣，實習醫生無法開處方籤，但從跟隨主治醫生查探病人的學習中，累積到某一程度的經驗值後才能成為醫生。以景觀系來說，學生在離開學校前一年或兩年到事務所實習，也是可以有一個基本的銜接，畢業後頭一兩年在不同公司的體制、方式與領域下學習也是一種方式。

如前頭提的，建築元年，景觀十年，風景百年，從建築、景觀到形成風土要千年，風土影響我們的文化發展，從更長遠的影響專業養成，回頭再設定學校教學的方向，會比較健康的。但專業的養成和訓練是不太一樣，中冶公司的系統是比較接近師徒制，每件案子都希望大家都全程參與，從規劃、設計、監造，最後看到完成與成長的模樣。將來從事務所畢業後，獨立開業能有機會相互支援，這樣的團隊工作方式，我也較為放心。

針對業界應該是說，學校把學生教好，但沒有把我的徒弟教好。每間事務所的要求一定不同，沒有相處也無法知道是否合適，不過物以類聚，待得下的人就會待著。我們應該要有一種態度，迎接願意挑戰自己的學習者來參與，而不要太過於用學歷規格來審視，或創造門檻去限定業界的需求。不過這是中冶的想法，不一定是業界的普遍認知，我們公司並沒有去設立特別的門

檻，會來的跑不了，不會來的永遠碰不到。

我認為學生畢業到實務上，第一份工作至少要把一個工程做完，才曉得從零到完成是如何的情形。在日本，進了事務所才是真正在學習的時候，一般業界約十年，老闆會問是不是該獨立了？但在台灣三年、四年便說獨立，離開公司是有些可惜的。景觀是十年計算，進來的第一個案子，過十年結成一果。業界對學校的期待，應建立在專業的基本功和判斷能力，讓學生知道一個設計好環境的願景是什麼，一處景觀對環境會造成正面或負面的判斷力。

以前我的老師，高而潘建築師說過一個故事，當鋪在訓練接班人的時候，是從小讓他看真與假的貨品，最後學會判斷什麼是真什麼是假。景觀工程不是完工就結束，而是把周邊的人與人的環境考慮進去，如何拿捏斟酌其實很是艱難。景觀十年，也就如從設計、完工到融入環境，從頭到尾的過程。■